

关于安拉独一性的论证

每一个存在都体现着安拉的独一性 (Unity, 意指万物均指向并归于独一的造化者——安拉)。关于安拉的存在与独一性的论证不胜枚举, 我们不妨以生命为例: 他以一物造万物, 又以万物造一物。他用一滴富含营养而携带着流体和水的精子, 创造出—只动物身上数不尽



每一个存在都体现着安拉的独一性 (Unity, 意指万物均指向并归于独一的造化者——安拉)。

关于安拉的存在与独一性的论证不胜枚举, 我们不妨以生命为例: 他以一物造万物, 又以万物造一物。他用一滴富含营养而携带着流体和水的精子, 创造出—只动物身上数不尽的部件与系统。能够完成这种创造的, 必定是一个绝对全能者 (Absolutely All-Powerful One)。各种各样荤素的食物, 其养分通过转化, 成为一个个生命的个体及其各个部分, 而且外表颜色各不相同……这种有条不紊的完美转化, 其实现者必定是那独秉大权而又绝对全知 (Absolutely All-Knowing) 的安拉。

空气展现安拉的独一性。

空气是一个令人惊叹不已的指挥家。无数的声音、影像、事物，它可以同时指挥，既不混淆错乱，也不矛盾冲突。这就表明了有一个依据他的智慧来创造、支配和管理所有事物的安拉，而且他是绝无伴侣的。

宇宙像一棵大树，发于一粒种子。

这颗种子蕴含着一套自身生命周期的（全面）程序。宇宙中每一样事物都紧密地相互关联。例如瞳孔里的一个粒子，它在眼睛里坚守自己的职责，不但与眼睛有关，而且也与头部有关。同时，它还关系着再生力、引力及斥力、静脉与动脉、负责循环血液和运作身体的运动神经与感官神经、以及身体的其它部分……这就明显地向我们昭示了整个身体——包括每一个粒子在内——都是那永恒全能者的作品，并且受制于他的命令而运作活动。

一个空气分子可能会造访任何花朵或果实，并运作于其中。假如这个浪迹天涯的漂泊分子并不服从绝对全能者的命令，那么它就必须了解所有花卉与果实的全部系统构造、生长脉络和生命轨迹之后才能运作于其中。因此，这个空气分子的作用，如同太阳在光、土壤和水中的作用一样，其实已经展示了安拉的独一性。科学也已证明，每样事物都是由氢、氧、碳、氮这些基本元素构成。

所有开花结果的植物种子都是由氢、氧、碳、氮构成。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安拉前定(Divine Destiny)所安排的程序不同。如果我们把几种不同类别的种子放进一个花盆里，填入满足各自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土壤，最后我们将看到每一株植物都会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形态。这样的结果必然需要一个“他”的统一安排与协调，而这个“他”必须知晓一切事物的构造特征、生长周期、生命形态，并且能够满足每样事物成长的需求并使它们听命于安排。否则，这就是一个断难理解的问题。

简单来说，若无安拉的活动参与其中，那么每一颗土壤粒子就必须拥有一个“非物质的工厂”来决定所有植物的未来命运。它也需要配备与开花结果的植物数目一样多的“工作坊”，才能够完成各种稀奇独特的生命形态。同时，各个植物也必须具备囊括一切的知识与力量，才能够创造它自己。这就等于在说明：如果没有独一的安拉，那就必须有像土壤颗粒一样多的神祇存在。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每一个粒子都有两个真实的见证来证明这个制作者(the Maker)的必然存在与独一。其一，一颗微粒虽然无法无力，却能够完成许多意义重大的活动。其二，每一个粒子虽然没有生命，但是它们的行为与宇宙秩序高度一致，并表现出一种宇宙意识。每个粒子都通过自身的无能证明着绝对全能者存在的必然，同时以其行为与宇宙秩序的和谐证明着他的独一。

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具生命力的物种的范例，因此每个人都是一个微型的宇宙、一颗造化（宇宙）之树的果实、一粒世界的种子。

每个人都像由宇宙蒸馏而来的一滴甘露，具有最精致微妙与和灵敏易感的平衡。

而创造这样的生灵并成为它的主宰(Lord)，则势必需要拥有对宇宙的全面支配。

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下列事物都是那万物创造者(the Creator)、宇宙主宰者(the All-Majestic Lord)的独特印记：蜜蜂虽小，却是万物的索引；人体虽小，却暗合宇宙特征；种子虽小，却包含了无花果参天大树的生命程序；人的内心有限，却能把彰显于整个宇宙的、所有安拉美名(Divine Names，即安拉的代表其无数美德和属性的诸尊名)之下的作品一览无遗；人的记忆器官虽如扁豆一般的大小，却记录着足以充塞一座图书馆的信息和一份关于宇宙所有事件的巨细靡遗的索引。

所有生命都是一首和谐无间的交响曲

诚如一具生命之躯的肢体、器官、系统与细胞一样，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能相互支持与帮助。例如：空气、水分、土壤、阳光通力合作，才能够使一颗苹果成为存在。所有造化就像是一座工厂的各个构件或一座宫殿的一砖一瓦，它们彼此支持协助，为满足彼此的需求而井然有序地合作。它们一同努力为所有生灵服务：植物在土壤中元素的帮助下得以生成与存活；而大部分动物则以植物为食，人类则又以植物和动物为食。因此，元素是生命体物质构成的根本基础。

日月轮流、昼夜交替、冬来夏往，草木化动物之饥寒、动物解人类之需求，婴儿假营养物质以成长，人体借果蔬食物而发育……凡此种种，都是顺从于这条放诸四海皆准的互助法则，它们藉此宣示：它们是凭借一个独一的、至慷慨的培育者(Most Munificent Upbringer)的力量，按照一个独一的、至睿智的管理者(Most Wise Administrator)的指令来活动的。

每样事物的造化皆有目的。

那造化者的普世供给与恩典是如此清晰，在万物有目的的造化之中随处可见。养育众生、普慈万物、维系宇宙，一切的慈悯将安拉独一性的印记映衬得更加灿烂、显而易见。

所有存在，尤其是那些具有生命的存在，必须让它们的所需得到满足才能使生命得以维持。无论是普遍现象还是个案特例，无论是单一个体还是一类物种，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事实上，它们却连最小的需求都无法自给自足。说得更确切些，它们所有的需要都是由一种预料之外的方法，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在完美的秩序与时间结合之下，以一种适当合宜的形式，而且是依凭完美无缺的智慧才得以实现的。这一切都显示出伟大至睿的养育者(A-Wise Nurturer of Majesty)、一个普慈的恩惠供给者(A-Compassionate Provider of Grace)的存在。

试想太阳。

大到星体，小到水滴、雪花、玻璃碎片，都能清楚地反射阳光，我们在所有物体里看到的只是映射其中的太阳的微小影像。如果你不同意这一点，那么就承认每一滴水珠、玻璃碎片以及所有能够反射阳光的物体中都有一个太阳存在。这

岂不是荒谬之至？

如果说这样的影像或反照不是来自于太阳，你就必须接受无数太阳的存在。这显然是有悖常识的。同样的道理，倘若不承认每样事物都归属于唯一安拉、绝对全能者，那么你就必须承认如同宇宙粒子一样多的神祇的存在。这又如何能够令人信服呢？

安拉在春夏两季栽培养育的动、植物的物种不计其数，然而其中的每个成员却又都是独特无双的。

造化的过程是如此井然有序，尽管其中牵涉无限复杂的混合交融，但却丝毫没有杂乱无章。数之不尽的独特物种成员，都被准确无误地“安置”在大地上。每件事都以一种极为均衡和谐、井井有条的方式完成。这个事实说明：确有一位伟大的威严者、完美的全能者、兼具恩惠与美的至睿者、拥有无限大权者、涵纳一切知识者、以及一个能够支配宇宙的意志 (Will) 的存在。

参悟春夏时节所发生的事情吧。无论在广度、速度、慷慨度上，还是从宽宏、秩序、审美和创造本身来看，造物主在那些季节里的活动绝对令人叹为观止。唯有一个具有无穷知识与无限权力的唯一者 (Only One)，方能拥有这样的“印记” (sea)。那个印记的拥有者，确是那个无方无所、无所不在的亲临一切者和鉴察一切者。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是在隐匿不现或困难的，他的大权对于粒子和恒星一样有效。

播撒于田地的种子，显示出田地和种子同属于它们的所有者。

同样地，生命的基本要素（例如空气、水分、土壤）都是普遍寻常且随处可见的，而它们具有简单且相同的本质。植物和动物亦是处处可见，纵使它们的生存条件各异，它们仍具有基本相似的本质。

所有这一切，都受一个展现奇迹的制作者的控制。每一朵花卉、每一粒果实、每一只动物，都是那制作者的图章、印记与签字。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都会以其特有的“舌头”宣告：“以我为图章者创造了这个位置；以我为印记者拥有这个地方；以我为签字者经营了这片土地。”换句话说，只有一个以他的大权掌握全部元素者，才能够拥有和维持最细微的造化。任何人都能够察觉到，只有那能够以其主宰本质 (Lordship) 支配所有动、植物的唯一者，才能拥有、维系及掌控它们于最简单细微之处。

听啊，宇宙中每一个个体都在用一种彼此相似的语言宣告：“唯有我们物种家族的所有者，才可以拥有我。”而每一个物种都在与遍布于这个行星上的其它物种一道大声宣告：“唯有这颗行星的所有者，才可以拥有我。”而每一个行星都太阳、天地和其它行星一起以共同构成宇宙的姿态大声宣告：“唯有这全部一切的所有者，才可以拥有我。”假如苹果也有意识，那么当某个人对一个苹果说：“你是我的工艺作品”时，那颗苹果就会立即反驳：“住口！如果你能够造出所有苹果，不，唯有在你能够自由地处分这颗星球上所有结果的树木、以及来自那至慈者 (the All-Merciful One) ‘慈悯 (Mercy) 宝船’ 上的全部礼物时，你才

可以声称拥有我。”

既然每一粒果实都必须遵循一个基于“单一中心”的生长法则，那么生产一粒果实与众多果实就是同等容易和便宜的。反之，如果由许多中心来制造一粒果实，就需要完备一颗树木的工作，等于动用无数工厂去为一位士兵制造其所需的装备，这不仅困难而且不敷成本。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当一个单一结果与无数个体有着相互关系、它的出现又必须依赖许多中心时，就会因为牵涉到众多个体而困难重重。因此，我们在全部物种的造化过程中所看见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悠然从容，乃是起源于一个“中心”——安拉的独一性。

所有物种之间、每个物种内部的成员之间在形式与特征上的一致性和相似之处，都证明它们是单一制作者的作品，因为它们都是由同一支笔“镌刻”的，而且具有同一签封印记。而我们通过它们的存在所看到的那种绝对的怡然自得，也确凿无疑地指出它们乃是独一制作者的作品。若非如此，众多物种科属的存在将会异常艰难且无果而终。

结论：当我们把一切创造归因于全能安拉(God Almighty)时，创造所有事物都会变得如同创造单一事物一般容易；反之，如果我们把一切创造归诸于其它导因，那么创造单一事物就会变得如同创造所有事物般艰难。所以，我们在宇宙中观察到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简单与悠然，以及无穷无尽、丰沛充盈的造化世界，都在展现那独一性的印记。假如这些丰富充足、简单易得的果实并非独一者所创造，那么即使我们付出整个世界，也买不到它们。而我们又怎么能够付得起土壤、空气、水分、阳光、温度、种子，以及其它众多事物之间为保证一粒石榴得以存活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通力合作呢？所有这些因素自身全都没有意识，而它们各自或者联合进行的活动却体现出严密有序意识和目的——这只能说明它们处于独一制作者——全能安拉的掌控之下。否则，生产一颗石榴或者任何一片叶子的代价，是整个宇宙。

生命代表了造物主的恩典——它不但主张、证明了安拉的独一性，也彰显了安拉的独一性。至于死亡，则代表安拉的威严，同样也主张并证明了安拉的唯一性。

例如：河流表面的泡沫会反射出太阳的影像和光芒，如同所有透明的物体所展现的那样。纵使泡沫有时会暂时消失（比如当它们通过一座桥下时），但太阳在泡沫上所持续不断显现、消失、再现的光辉，证明了太阳的影像来自于一个在更高之处的永续持久的太阳。因此，这些闪亮泡沫的出现显示了太阳的存在，而它们的短暂消失则更说明了太阳的延续和一致。

同样，生死更替的生物，它们的存在与生命，证实了那必然之存在(the Necessarily Existent Being)的存在与唯一性。而它们的衰退与死亡，则证实了他的永恒、持久和独一性。当美丽精致的造化随着日昼夜轮替、季节递嬗、光阴流转而更新复苏时，它们正是通过不断展示自身美丽的方式，显现出一个崇高永恒者的存在、独一和永恒。它们的衰败与亡灭，连同表面上影响它们生命兴衰的导因，无不说明一切物质或自然的表因都只是一层遮幕而已。这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些“艺术品”、印记和彰显，都必然是一个威严的全美者(A-Beautiful One)

持续更新与变迁下的作品。

一座完美宫殿，其完美的设计与装饰，显然指证着一位建筑大师的完美创作。由此必然引出以下的逻辑关系：完美的创作行为显示出建筑师的完美称号（级别），完美称号显示出建筑师的完美属性（艺术渊源），完美属性则显示出大师的完美才能与基本潜能——而这一切，又显示出大师本质的完美。

同样，在所有秩序井然的存在之中，毫无瑕疵的作品与艺术品都见证着一个有实效、强有力的原创者的完美行为。这一事实推导出另一重逻辑关系：如此完美的创作行为指证了威严创作者 (Majestic Agent) 的完美美名，完美的美名则指证了一个以其名字被知晓的威严者的完美属性 (Attributes)，完美属性又指证了由这些属性所赋予的完美能力与特质，而能力与特质的完美则指出了拥有这些能力与特质者自身本质的完美——所以，宇宙中所有的完美形式都是他完美的迹象，都暗示着他的威严与大美。而与他的完美实质 (Perfect Reality) 相比，那些“完美作品”都只是苍白、虚弱的幻影罢了。